

# 她是个 美丽的女性

● 当代苏联中篇  
小说选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她是个美丽的女性

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选辑

牧童与牧女 / 维·阿斯塔菲耶夫著 王忠琪 白春仁译

黑 鸟 / 彼·普罗斯库林著 章海陵译

她是个美丽的女性 / 列·连奇著 粟周熊译

乌什镇的哈姆雷特 / 阿·库尔恰特金著 黎皓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选辑

**她是个美丽的女性**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2.875 插页2 字数279,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800册

ISBN 7-5327-0105-0/I·052

定价：3.65元

751358



751358

## 目 次

牧童与牧女 .....	1
维·阿斯塔菲耶夫著 王忠琪 白春仁译	
黑鸟 .....	181
彼·普罗斯库林著 章海陵译	
她是个美丽的女性 .....	273
列·连奇著 粟周熊译	
乌什镇的哈姆雷特 .....	331
阿·库尔恰特金著 黎皓智译	
作者与作品简介 .....	404

---

---

# 牧童与牧女

维·阿斯塔菲耶夫著

王忠琪 白春仁译

---

---



我的爱情留在久远的往昔  
那里有深渊、茅舍、教堂的圆顶，  
我曾化作飞鸟、花团、珍珠和宝石——  
一切，一切代表着你的象征。

泰奥菲尔·戈蒂耶①

她步履艰难地走在荒原上。这是一片未曾开垦、足迹罕见、不知镰锄为何物的荒原。她的鞋子里灌进了草籽；镶着浅灰色毛皮袖头的老式大衣沾上许多荆棘的芒刺。

她沿着薄冰覆盖的碎石路基，一会儿绊一脚，一会儿滑一下，爬上了铁路，踏着枕木，加快了速度；她脚步匆忙，不时踩空。

放眼四周，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时节正值深秋，大地象长出一身浅棕色的绒毛。一块块盐碱地镶嵌在草原上，斑斑点点；原野上空，露出横亘的乌拉尔山脉，仿佛一幅浓云的幻景。没有行人，听不到飞禽的鸣叫。牲畜都被赶到山脚下去了。偶尔才有火车开过。

荒漠上万籁俱寂，没有丝毫的纷扰。她眼里噙着泪水，因此眼前的一切全在飘浮，犹如大海在摇晃；天边在哪里，水际又在哪儿，她已经无法分辨。铁轨象水草浮游，枕木象层浪翻滚。到了傍晚，山岭变低了，好似一排庞然大物，默默压在地面上，给人无限沉重的幻觉。她呼吸越来越困难，喉咙干得象粘到了一起。心脏一会儿怦怦跳个不停，一会儿又沉下去，毫无声息。她只觉着自己是在沿着一个没有尽头、摇摇晃晃的梯子往上攀登。

在一个矮小的里程标前，她停了下来；她迎着草原上呼啸的寒风，喘了口气，然后用手擦了擦眼睛。涂着彩条的路标，在她



眼前影影绰绰地晃了一阵，最后才稳定下来。她微动双唇，念了两遍上面标明的公里数，然后走下铁路。面前是一个用来发信号的土冈；大概是消防队员堆起来的，也可能是古代游牧人修建的。她在土冈上找到一个竖着锥形墓碑的坟头。碑顶有一枚五角星，但上面的红漆已经剥落。坟上长起了蒿草。蓟草长得和墓碑齐了头，带刺的藤蔓悄悄缠绕着久经风吹雨打的墓碑。从纹丝不动的草丛里，似乎发出一种隐约可辨的断弦的声音。

她跪倒在坟前。

“我找了你好久啊！”

阵风吹动了坟头的蒿草。夏天大鳍蓟顶端总是开着红色的针状小花，这时已干枯得簌簌作响，被风吹去了尘土和绒毛。遍地都是萎蒿的草籽；枯萎的杂草挤在干裂的褐色地缝里，一动不动；变得几乎光秃的大鳍蓟不断地摇曳，发出清脆的哨音；荆棘刮着墓碑，沙沙作响——这一切在心底唤起一种无限的忧伤和永久的悲哀。这忧伤，这悲哀，总是一种新的体验，而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尝尽、充分理解它。草原如一片死灰；阴森森地耸立在荒原上的古老的山岭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处斑斑点点的盐碱地仍然冷漠地泛着白光——这一切又使悲哀变得有如空间那样广阔、无边无际，不能期待也无法看见它的尽头和终了。

细软的杂草发出沙沙的悲戚声，枯瘦的荆枝也在呜呜哀鸣，这声响是对于长眠者的一种永久的慰藉。这一点，无论是时间还是人，都没有力量使它改变。

她解下围巾，把脸贴在坟堆上，感觉得出大地还有余温，虽

---

① 泰奥菲尔·戈蒂耶(1811—1872)，法国诗人。

然从山岭袭来的阵阵寒气越来越刺人肌肤。

“为什么你独自一人躺在俄罗斯的旷野上？”

往下她什么也没有再问。

她在思索。

她在回忆。

一棵枯干的小草在她的脸旁沙沙地摇曳着。这棵小草把世上的一切风雨、人间的一切狂暴，全吸收到自己身上，并用自己的力量使它们平息下来；而它在钻入泥土中的苍白的根基里，小心翼翼地珍藏着自己的、也是我们的复苏的希望。

## 第一章 战 斗

“战斗中也有令人陶醉的时刻。”

——这句古话说得多么好啊！……

（录自运送前线伤员的救护列车里的谈话）

炮声隆隆，一下划破了深夜的寂静。一道道炮火的火光穿过雪云和暗雾，闪闪发亮；脚下的大地连同积雪和紧贴地面俯卧着的人们，不安地摇晃着，颤栗着，抖动着。

在慌乱和惊扰之中过了一个夜晚。

我军正在歼灭已经被困待毙的一个德军集群，但军群的指挥部同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一样，拒不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

鲍利斯·科斯佳耶夫这个排同友邻的排、营、团一道，等候敌人突围而发起的进攻。军用汽车、坦克、骑兵一整天在火线上来回奔驰。到了晚上，一些“喀秋莎”炮车顺着雪地上被车辆开辟出来的通道向高地开去，路上扯断了一些电话线。几个通信兵手里拿着卡宾枪，狠命地和火箭手吵嚷。火箭手是前线的人们对“喀秋莎”火箭炮射手的称呼。一座座罩着炮衣的火箭炮上落了厚厚一层雪，象一只蹲下身子准备起跳的猛兽。可是火

炮不要说跳不起来，就是后退一步都不可能了，通向高地的通道很快被白雪填平，又成了白皑皑的一片。

信号弹不时痉挛地腾空而起，点点片片地照出了敌人的前沿阵地。这时也看得见露出雪地的我军火箭炮的炮身、长长的反坦克炮炮筒、机关枪的支架，再后面是风吹成的一个个小雪堆，那里露出战士们戴着钢盔、军帽的脑袋，很象散扔在雪地里的没洗过的土豆。

午夜，火气很大又十分固执的后勤兵给步兵们送来了菜汤和每人一百克定量的酒。战壕里活跃起来了。步兵战士们为了提起精神，又说又笑，还吓唬后勤兵，说什么就在这悄然无声的大雪里，敌人正往这儿爬，偷偷地摸上来……后勤兵也反唇相讥，还一个劲地催人们快吃，好早些拿走保暖锅，不带回这个东西，他们可就失去用武之地了；再说司务长非剥下他们的皮不可。后勤兵还大胆地许愿：拂晓时送荞麦米饭和腌猪油来，要是得手，还带些烧酒来。

火箭手这边没有人来送吃的和喝的——他们的后勤兵给娇惯坏了，不肯走着来送饭。遇见这种天气，步兵显得很识大体。软心肠的步兵战士把菜汤分给火箭手们喝。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千万别朝我们开炮呀。”

战斗的轰隆声此起彼伏，时远时近。科斯佳耶夫中尉这个排的阵地上却静悄悄的，令人不安。年轻的战士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急不可待，想冲进这漆黑的夜幕里，用射击、用战斗结束这种捉摸不定的局面。年纪大些，饱尝了战争滋味的战士们却能顽强地忍受严寒和风雪，静待形势的发展，盼着这一次能平安过去。可天色即将破晓时，在科斯佳耶夫排右侧一公里或许两公里远的地方，响起一大片枪炮声。身后的雪地里，一百五十毫米

榴弹炮打响了；炮弹沉闷地呼啸着，飞过步兵的头顶，逼得人们把脑袋缩进落满雪花的冰冷的大衣领子里。

炮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密集，一阵阵隆隆声滚滚而来。接着又响起了迫击炮和火箭炮的刺耳的呼啸声，于是战壕被一片片可怕的白光照射得通明。左前方时时传来这个团炮兵连的炮响，炮弹象发狂似地尖叫着。在这场夜战里，一切都调度配置得不同往常，不合条令。陷进雪地里的大炮必定要打尽最后一颗炮弹才算完事。炮火正从各个方面掩护步兵，步兵战士们要分散成灵活的小分队，迅速赶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赶到敌人有可能突破的地方去，以便堵住缺口。

鲍利斯从皮枪套里掏出手枪，沿着战壕深一脚浅一脚地匆匆走着。虽说这一夜他们不断地用铁锹清理壕沟，而且用雪堆成一堵高高的胸墙，可有不少地方的交通道还是被雪填得齐了沟沿。

“注意了……准备战斗！”鲍利斯喊了一声，说准确点是想喊叫一声。可嘴昏冻麻了，这口令说得含糊不清。

副排长莫赫纳科夫准尉揪住鲍利斯的大衣襟，一下把他拽倒在自己身边；就在这时雪地里飞出几串曳光弹，卡雷肖夫和乌雷肖夫负责的那挺机枪冷冷地打响了，自动步枪发出爆豆似的急促的扫射声，还夹杂着步枪、卡宾枪弹的阵阵噓噓声。

在纷飞的大雪中出现了黑压压的一大群人，他们朝战壕冲了过来。他们声嘶力竭狂叫着，跌跌撞撞扑向壕沟，在雪地里滑倒了，再拼命挣扎着爬起来。

一场白刃战开始了。

德国兵在这场包围中饥寒交迫，士气十分沮丧。这时他们只是盲目地拼命朝前爬，战士们用刺刀和铁锹很快就结果了他

们。不过消灭了这一批，又上来第二批、第三批。深夜里一切都搅成了一团：吼叫声、枪炮声、伤员的嘶叫声、大地的震颤、火炮在严寒里发出的震耳的反冲声。如今炮兵劈头盖脑地乱打起来，已经不管是德国人还是自己人；实际上也确实分不清。

鲍利斯和准尉两个人一块儿坚持着。准尉是个左撇子。他那有力的左手抓着一把铁锹，右手拿一支缴获来的手枪。他可不乱开枪，不慌不忙的。就是在这雪地里，在黑暗中，他也看得清应该往哪儿去。有时他掉进雪堆，几乎要给埋起来，却又跃身而起，一个箭步，抡起铁锹便砍，或者开枪射击，或者把挡道的东西踢到一旁。

“你别蛮干！不然就完了。”他朝鲍利斯大声喊着。

鲍利斯看到他那么沉着，行动那么果断利落，大感惊奇；于是他也渐渐看清了战斗进行的情况，明白了自己这个排还存在，还在战斗，但是每个人都在单独作战；应该让战士知道他还和大家在一起。

“同一志一们！打一呀！”他拼命喊叫起来。

· 听到他的喊声，一群德国鬼子冲他蜂拥而来，要掐他的脖子。可是朝排长扑上来的敌人老是遇到莫赫纳科夫，他保护着排长，也保护自己 and 整个排。准尉不知是手枪被人给打掉了，还是子弹用完了，他从一个负伤的德国兵手里夺过一支自动步枪，等把枪里的子弹打光，手中便只剩下一把铁锹了。他踩在战壕旁边，一连把两个瘦个子德国兵从头顶上摔下去。可这时从暗处又钻出一个德国兵，他象条疯狗似地嚎叫着咬了准尉的大腿一口，两人扭成一团滚进了战壕。战壕里尽是伤兵，他们由于疼痛和一股无名怒火，一面大声嚎叫，一面在雪堆和泥土中爬来爬去，互相扑打。

空中升起许多照明弹，暂短的白光象闪电一般映出各处的战斗场面。在一片嘈杂纷乱之中，只见一簇簇身影，一股股队伍，一群群被卷入战斗漩涡的人，一会儿聚拢来，一会儿又隐没到火光后面茫茫的黑暗中去。

一瞬间，突然出现了一张黑乎乎的人脸，齜着一排白牙。飘落着的新雪在闪光里由白变黑，夹着火药味。雪花扑打在这人的脸上，堵住他的喉咙。仿佛有一股无比的愤怒，一股刻骨的仇恨，一股恶臭的腥血充斥了周围的一切：黑夜、雪天、大地、时间和空间。

过来一个高大的人。他身影憧憧，背后带着一团火；象张着火的翅膀飞向战壕，一路上挥动着铁棍，击倒了所有的人。人们脑骨全被敲碎，发出声声惨叫，纷纷倒了下去。这真好象是天神，举着惩罚的矛降到人世，来惩治野蛮人，使他们恢复理智。这种猜测使鲍利斯几乎喘不过气来。不过他立刻明白过来，举枪就打，却全没击中，于是就顺着战壕向后退去，脊背贴到壕沟墙上，两只脚在原地乱蹬，象做梦似地，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无法跑开，是什么东西缠住了自己。

“打死他！打死他！”鲍利斯上气不接下气嘶哑地喊起来。

这个遍身起火、舞着铁棍的人真是可怕。

他的影子晃动着，一会儿扩大好几倍，一会儿又全然消失。他自己仿佛是地狱的来客，一会儿烧得象座火山，耀眼夺目，一会儿在油烟和破布的焦味里倒下，变得暗淡无光。他齜着牙狂叫，呛得嗓音都哑了，满头浓发都竖了起来，手里的铁棍已不成其为铁棍，倒象是从黑树林里劈来的一根树干。他的手臂很长，指甲尖利；鼻孔活似野兽朝外翘着；一对大耳朵很象大蝙蝠，忽闪忽闪的。这个双腿动物给人以阴森可怕的感觉，似乎是古代

传说中的林中妖怪，而他背后燃烧的火焰恰似那诞生怪物的火海的反光，这个怪物学会直立行走，直到今天，外貌没有改变，还是山洞穴居时的模样。

莫赫纳科夫一下跃出坑道，用毡靴踢着雪走过去，到了那个已经周身是火的人跟前，一把抱住他，把他压倒在雪地上，扑灭他身上的火，又好象是把他往火堆里深深按下去。

“准……尉！……莫赫纳科……夫！”鲍利斯想压上一盒手枪子弹，然后跳出战壕，可背后有人拽住中尉的大衣，拼死地尖叫：

“危险！”这是什卡利克，鲍利斯的通信兵，他是全排年纪最小的战士。他抓住排长不放，打算把他拉进雪窟窿里去。鲍利斯甩开什卡利克，举起手枪等待照明弹的升起。他这只手已经变得很坚决，不再晃动；周身突然一下子都变硬，结成了坚硬的一团——这次他会击中的；他坚定地知道，会击中的。

腾起一颗照明弹，又一颗照明弹。连续出现了一束照明弹。鲍利斯看见了准尉。准尉正在用脚踩一个燃烧着的东西，他的脚下滚动着一团火苗，火星向四面飞溅。

火熄灭了。

准尉沉甸甸地跳进战壕。

“你还活着！还活着！”鲍利斯抱住准尉，抚摸着他。

“没事了！没事了！一个德国鬼子发了疯。真的疯了……”准尉几次把铁锹插进雪里，想把它擦干净，同时气喘吁吁地说。“他身上披了块白布，着火了……真吓人……”

灰蒙蒙的雪还在头顶上飘着，手榴弹在爆炸，枪声砰砰直响。大炮的轰鸣声响成一片。似乎整个战争都集中在这块地方，在这踏得乱糟糟的战壕里激烈地进行着。从这里散发出令



人窒息的硝烟味，发出怒吼声、弹片的呼啸声、人们野兽般的嘶喊声。

一刹那间，一切忽然都沉静下来，都停止不动了。只是风雪刮得更紧了。

“坦克！”战壕里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黑暗中飘过来一阵浓重难闻的焦烟味。几辆熄了头灯的坦克从暗处冲来，履带在寒冷的空气里嘎嘎作响，突然陷到泥雪中打着滑。泥雪沫向四处迸溅，坦克下面和上面的雪都融化了。

坦克已经后退无路，所以不管碰到什么，一概摧毁，一概碾平。全团仅剩的两门火箭炮在跟踪袭击。一排重火箭炮弹咝咝响着，猝然落在坦克群里，叫人听着发疹。一片耀眼的火光照亮了战场，战壕象摇篮似地晃动了一下，这里的一切不管是雪、土、坦克、活人还是死人，全被烧化了。我军战士和敌人士兵都卧倒在地，互相挤着碰着，把头扎进雪堆里，象狗似地用手扒着冻土，指甲都裂开了；两条腿尽量往身子底下缩，好使目标变小点。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谁也不说话，只听见四处一片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轰击声越来越响。

冲在前面的一辆坦克旁边，落下一颗重型榴弹，腾起一片火光。坦克抖动一下，发出金属断裂的声音，左右摇摆起来。炮管也晃了一下，炮口制动器的圆球掉到了雪地上。坦克在前面卷起雪团，猛然冲上战壕。在这失去控制的坦克面前，德军和苏军士兵惊慌失措地四散逃跑。

坦克的发动机还在响，发出金属的撞击声；坦克颤抖着悬在战壕上面。悬在一堆堆紧贴在战壕壁上的人群上面。坦克横在他们头上好象沉思了片刻，然后履带一响，就尖叫着转了个身，